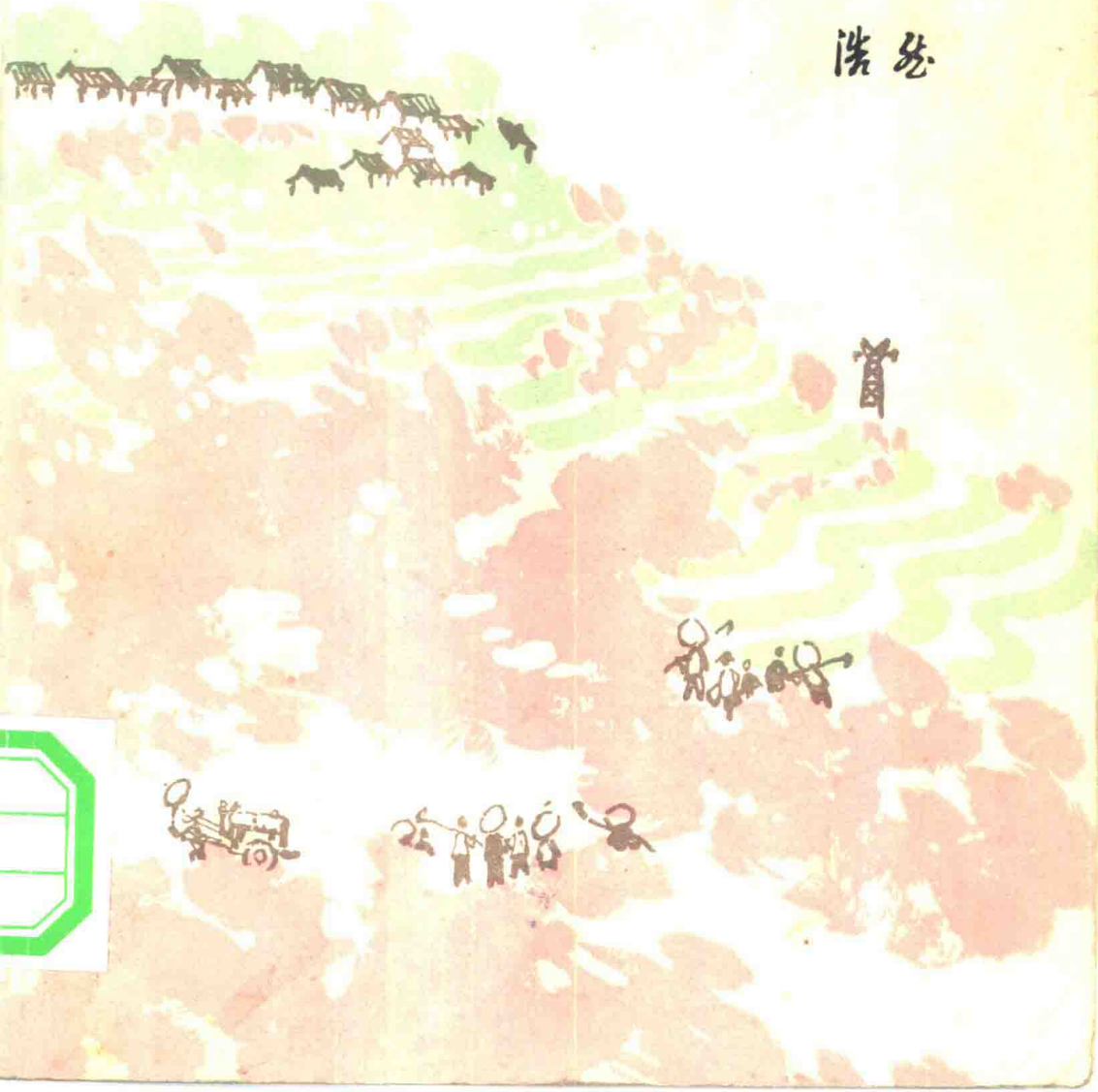


# 百花川

BAIHUA CHUAN

洪松



# 百花川

(又名三把火)

洪松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插图 方增先

百 花 川

浩 然

\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\*

开本 86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6 字数 155,000

一九七六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七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:10072·586

每 册: ~~0.45~~ 元

# 毛主席语录

阶级斗争是纲，其余都是目。

搞社会主义革命，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，  
就在共产党内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  
走资派还在走。

农业学大寨。

---

## 内 容 说 明

《百花川》是一部写农业学大寨、普及大寨县运动的中篇小说。作品以阶级斗争为纲，通过对京郊百花川生产队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，向党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发动猛烈进攻，使百花川生产队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描写，形象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，成功地塑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，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员、年轻的农村妇女干部杨国珍的英雄形象，展示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胜利前进的壮丽图景。

小说人物形象鲜明，故事情节生动，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——

这个故事，发生在北京郊区密云县。

县城东北边，有个名叫百花川的生产队。它有五十多个门口，紧紧凑凑的一个小村。别看这个队的户数不多，麻烦问题可不少；解决一个，又冒出一个，真是按下葫芦漂起瓢，一年到头不断线。下乡去的干部提起它来，全都摇脑袋。一九七五年的冬天刚刚来到，整个村子就如同涨了洪水的潮河一样翻腾起来。好多社员都不能够坐在屋子里吃舒心饭，也不能够躺在热炕头上睡安定觉了。从每一户的家里到人群集中的会场，从村边街头到山坡野地，到处都有焦急的议论或是忧虑的叹息。

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用不着细打听，三里五村的人都知道根底：百花川这个挂了号的后进队，准是社员们又跟那个队长顶牛啦！连续几年都是这样嘛！每当鸭梨下了窖、粮食入了仓，生产队就得按照规定搞一次总结，让大伙儿摆一摆一年来革命和生产的成败、得失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社员总爱提一大堆意见，队长总要借机会撂挑子不干。折腾过来，折腾过去，闹到春耕动犁的节气，再也不能拖延了，大队和公社就赶紧派人去调解，有头面的人就急忙出来做说和。有的社员想再往下看看，就压压火气。有的社员出于无可奈何，只

能让让步。队长也就跟着敷衍地检讨几句，诉诉苦衷，再委曲求全地把担子挑起来。从此以后，锣鼓再依照老点儿打，戏出再按着老调门唱，忙忙乱乱的又一年。可是今年这一回，形势的发展有点异样。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的传到了百花川，总结工作提前开始，会议的时间进行得最长，社员的意见提得最多；队长常自得最窝火，一口咬定不干了；那些爱打头阵的社员更加忍耐不住，发表了严正声明，再也不用他了。这样一来，可就破了往年的规律，改了旧时的辙眼，原本极容易解决的问题，一下子僵在那儿了！

这种出乎意料之外的局面，急坏了不少的人。本来嘛，不管好赖，生产队总得有个领头的队长；缺这么个人，五十多户的大日子可怎么过去呢？更重要的是，周围的大队、小队，都在闻风而动，挺红火地落实着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；偏偏百花川，不仅跟不上趟，反而闹得七松八散，怎么跟上边交代呀？

着急的人很多，急的程度可不一样，这里边最着急的，莫过于刘贵安。一连串的故事，不光意外地从他身上扯起来，还不知不觉中把他裹了进去；说不清，道不明，真是太有意思啦！

刘贵安老头子，在百花川这个远离大队的小自然村里，年岁不算最大，辈数可不算小；许多白胡子的老头子、白头发的老太太，按庄亲排论，都叫他叔叔或爷爷。他从来没有当过干部，在许多老庄稼户里可满有影响；他爱讲老理，一些过日子的人又都爱听；包括那个精明强干、担任好多年队长的常自得，处处事事也要敬他几分。那几年因为总结工作，社员跟常自得闹起纠葛，都是由刘贵安带头出面，说服这个，劝解那个，最后协助大队派来的干部，把大事化小，让百花川这辆车顺从老

规矩和老辙眼走下去，没有渥在半中途。可是今年这一回，事到临头，刘贵安也挠了脑瓜皮。他气了好几天，慌了好几天，见事情越闹越乱，越乱越没头绪，就来了个袖手旁观，不闻不问，闷在家里，连大门口都没有出去一下。

好多人悄悄地跑到他的屋子里搬兵了：

“五爷，您不快点伸伸手，还等啥呀？”

刘贵安赌气地说：“哼，我再不给他们当那份下三烂了。陈成他们那伙人，总跟队长系着仇疙瘩，怎么着都不肯解开，生着法儿整人家队长，我都看着不公！”

“不管怎么着，咱百花川总得有个队长呀！”

刘贵安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他们长眼睛光找茬儿，长嘴巴光挑刺儿？留下屁股让我擦？没那么便宜的事儿！他们能，让他们干上一年试试！”

“那伙人里边老的老、嫩的嫩，谁有管辖百花川这个大摊子的本领呢？”

刘贵安大手一拍，说：“这是一句公道话。除了自得这把硬手，把咱百花川这个村子的人过过筛子，也选拔不出第二个人来。这几年来边，队里的财产不断增加，社员的分值猛往高提，人家自得是有功之臣！一些人为啥不讲良心，总朝人家饭碗里埋苍蝇呢？让他们败坏去吧！这样下去，到了春播大忙季节，人家自得不伸手，百花川非得散了摊、塌了架不可！到了那一步，几百张嘴巴吃啥？上级答应他们不？我把两只眼珠子擦个亮亮的看着他们！”

“您看着他们，上级领导和左右村的人可看着咱们呀！”

刘贵安哼了一声：“有人盯着才好。比起别的村，咱这队本来就上不去，这一回再摔下来，那就现眼啦，也就受罪啦！”

“要这样，您更得伸手搭搭桥、和和泥。”

刘贵安大手一摆，又“嘭”地往被垛上一靠：“不用费心，这回谁也请不动我！”

人们见搬不动这个兵，叹息一场，只好离开。

## 二

刘贵安嘴巴说硬话，心里可是软的。

他不能看着百花川这个摊子散，也不能等着百花川这个架子垮。这不仅关系着他的感情、脸面，尤其牵扯着他切身的经济利益。他心里琢磨，如今这个时代，不论你有啥本领，不依靠集体是吃不开的；队里的生产闹不上去，到了年终，自家的囤里就上不了尖儿，兜里就装不满当呀！熬了大半辈子庄稼地的日月，又走了二十年社会主义道路的刘贵安，这样一笔帐还是算得清楚的。

这几天里，他人在屋，心思却忍不住地四处乱跑。他时时刻刻都在琢磨着那件烦人的事情：这会儿已经发展到哪一步，到末了会有个啥结局？他还派遣老伴到外边打听消息。当他听到陈成那伙人已经跟队长扯破了面皮，两边顶着牛，谁也不肯让步，越来越僵的时候，心里边更加火烧火燎的一般不能安生。有一个晚上，他从家里走出来，沿着人不留神、月亮照不到的墙根，悄悄地溜进常自得那五间灰砖青瓦的大北房里，坐到那个铺着羊毛毡子的炕沿上。他掏心窝子的话，安慰这位受着委屈的队长、心目中的能耐人；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的打算，想来个顺风使舵、就坡推车。

队长常自得还没到五十岁，他高个子，身强力壮，神态透着精明，连两只眼珠子都好象会说话。别看他上学念书的年头儿不多，认识的字可不少。他上台能讲，不用稿子、不翻本子，嘴巴一张开，讲上半天也有词儿。他下地能干，到各种农活的场地去转悠，抄起家什，都能露一手；庄稼院的任何行当，你干得好与坏，都瞒不过他的眼。他提起笔来能写，刷刷刷，转眼一大篇。他出门在外，熟人多、路子宽，上下都能挂勾，左右都能出能进；对什么样身份的人，他都能够搭上话儿。农业合作化那阵儿，他给队里赶了两年大车，大跃进时期，在公社机关当了两年养猪协理员，比起一般的庄稼人见识广，脑瓜也灵活。“三年困难”刚开始的那个春天，原来那个挺棒的队长调到社办加工厂当领导干部去了。刘贵安，还有如今反对常自得反得最厉害的陈成，全都看中了常自得。经过两个人一劝，他就回到村里，接收了这生产队的一摊子工作。在刘贵安当时看来，常自得那几年搞得很不错。特别是那个“包产到户”的做法，刘贵安真没有觉出有啥不好。等到陈成带着一伙子社员一顶，大队又派人来，组织社员一批判，刘贵安才感到有点儿不对头。秋后一决算，集体、社员都吃了亏，刘贵安才尝到一点苦头。到了最后，刘贵安却原谅了常自得。他想，“三自一包”是上边人指派下来的，队长能不执行？队长也是为了社员好嘛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就是搞“四清”那一次，陈成又带着一伙子社员揭发常自得跟他那个地主分子堂叔界限不清。刘贵安当时想，他们是亲的己的，又在一个村、房山连房山住着，还能没个来往？等到文化大革命开始，战斗队从那个地主家里抄出变天账、杀人凶器，还有盖着队部、队长戳子的空白介绍信，才把刘贵安吓了一跳。等到斗争告一段落，刘贵安又

一次原谅了常自得。他想，地主分子干的那些勾当，都是偷着干的，又不是跟常自得一块儿搭的窝，队长能管得了？到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时候，刘贵安带头保常自得再上台。当时好多人不放心常自得，折腾了好长时间。因为常自得在群众会上痛哭流涕地做了检讨，下保证从今以后要给百花川的社员办好事儿，他才又官复原职。

刘贵安保常自得有功，同时也担着沉重。他悬着心观察常自得的行动。一年之后，他才把心放稳。刘贵安觉得，常自得确实是新打锣鼓另开张了，再没搞什么“三自一包”，再不跟地主叔叔来往，而且一心一意为生产队办好事儿。从前年起，陈成一伙又跟队长顶起牛来。刘贵安拿常自得跟别的队的队长比；比来比去，觉得他这个队长跟别的队长就是不一样。有的队长为了夺一面红旗挂在队部办公室，可以把好地换给外队，可以把大车白白让别的村使唤。常自得这位队长遇上这类事情，既干得巧妙，又干得合算：为了耕种方便、减少插花，跟外村兑换一块亩数相等的土地，常自得还能带进几棵正在挂货的梨树；响应大队关于互助协作的号召，出去三辆大车支援别的队拉一天麦子，等到秋天摘梨的季节，常自得能换回二、三十个劳力人工。有的队长只管外边不管家，这位队长却能内外兼顾：他每天忙在队里，起早贪晚干家里的活计；新房盖起来了，院墙垒起来了，还养着一只母猪、两只山羊；自留地里见不着草刺儿，多会儿到他的家里看看，水缸总是满满的，柴禾垛总是高高的。

刘贵安是个关心生产队集体的人。因此他最喜欢常自得这种不把胳膊肘往外扭、千方百计维护百花川生产队利益的精神。刘贵安是个善于过日子的人。因此他最佩服常自得这把治

理家务的能手。他心里极为不平地想：就这样一个打着灯笼都难以找到的好干部，陈成这个老家伙，倒跟一伙子嘴巴上没毛的年轻人扯成帮帮，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地跟常自得闹别扭、作对头，唉，唉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！

从表面看来，常自得是很尊重刘贵安的。别的社员来到他的家，站在院子里喊三声，他也不见得应一声；刘贵安一到，一句喊声没落，他就连忙招呼往里请。别的社员进了屋，他炕不下，坐不让，有时候连眼皮都不挑；刘贵安一迈屋门槛，他就拖着鞋子迎上前。接着，他还热情而不见外地让烟——这是从柜子里取出的、带着锡纸的香烟。他又涮壶泡茶——这是亲戚朋友从密云城里捎来的礼品。别的社员若是赶上如今这样的火头，来到这儿跟他提当队长、接摊子的事儿，他会大发雷霆，猛发牢骚，象潮河的浪头那样，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，呛得对方目瞪口呆，最后只可失望而去。刘贵安提到这件事情，他开始沉默不语，进而和颜悦色地交心交底儿。

“五爷，今年个，希望您别插手管这件事了。不会有啥好处。我不能驳您的面子，您也得让我过得去。”

刘贵安看到队长那副神态，听到队长这份口气，不得不同情地说：“我知道你自得的难处。知道又怎么办呢？我也得顾顾生产队的难处嘛！咱们是近人不说远话，你无论受多大委屈，总不能让这个好好的生产队散了摊子、塌了架呀！”

常自得冷冷一笑：“不会散，不会塌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嘛！百花川的风水好，这二百多口人里边，比我高明比我强的能人多着哪！”

刘贵安自信地说：“要论人材，你可瞒不过我的眼睛。这几天里，我都挨门挨户地数点过了。老的老，少的少，谁是一

个硬肩头？谁能顶替你？自得呀，你无论如何再忍一忍，捧着哄着干一年。”

常自得使劲摇脑袋：“不行，不行。每一年完了，他们酸的、辣的，总得给我来上这么一场，一年比一年加码，一场比一场升级，我熬到啥时是个头？他们以为我天生就有一份当干部的瘾。怪事！我的苦处难处，除了您，有谁知底，又有谁领情？文化大革命前，我当了好几年干部，熬坏了身子，不光没落下啥，还差一点儿把党票让他们给我撕掉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几年没当干部，我不超支了，不欠债了，还准备下整治这个窝里的材料。回身一上台，又糟了。您看这房，盖上一年了，连墙上的二遍泥还没抹；您看，都上冻了，院子里的几棵苹果树，还没顾得缠上草。要不当这份费力不讨好、白受气、赚挨骂的干部，我得把这个家整治成啥样子？”

刘贵安诚恳地点头说：“这倒是实话。你能干，你为大伙操了心、出了力。用一句新词儿说，这几年，你为集体牺牲了个人的利益……”

常自得把两只手一摊：“我落下什么呢？猪八戒照镜子，里里外外不是个人！孩子妈跟我呕气，这几天哭哭啼啼，对我说，如果我再答应当那个倒楣的队长，干脆就打离婚！家里闹成这个不和美的样子，外边呢？会上乱嚷嚷，大字报刷满墙，随着风头猛上纲，说我抵制学大寨，说我变相发展资本主义！”

刘贵安动气了：“胡扯，真是胡扯！都是合不上槽、对不上号的话！学大寨就是让社员过富日子。你让社员拉棍子要饭去啦？咱百花川哪个社员穷啦？资本主义就是剥削人。你自得剥削谁了？咱百花川剥削谁了？”

常自得接着说：“他们学了几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不管

合适不合适，就挑词拣句，硬往我头上套；怎么难堪，就怎么糟蹋我。跟着他们屁股后边跑的人，一年比一年多起来；学着他们调门唱的人，一天比一天嗓子高。再不扯住缰绳、扳住闸，我就臭不可闻，我就给孤立起来啦！跟您说吧，今年个，我寒心到家了！这一回呀，哼，就是把我死去的爹说得从坟墓里跳出来，我也不当这个队长了！”

好心肠的刘贵安，对常自得这番关闭大门，不留半点余地的话，不仅没有感到丝毫伤面子的难堪，反而越发增加了对这位队长的同情心，越发憎恶陈成那一伙人不讲情义、不识好歹。刘贵安再也找不到更合情理、更有力量的话来开导对面这个人了。而且，他毕竟是个爱面子的人。他不仅对常自得不能再强勉其难；同时，他已经看透，如若再强拉硬扯，有可能闹得自己失掉尊严。于是，他又说了几句给常自得开心、给自己圆脸的话，只好从这五间大瓦房里告退了。

百花川生产队队长这个位子实际上等于空着了。常自得连刘贵安的面子都不肯给，很能说明他不再想当队长的坚决性。这样反而更加抬高了他的身价。在一些人看来，除了他再上台，地球真的就要停止转动。于是，更多的人来找刘贵安，让他再出面搭桥，说服陈成一伙人快一点让步，快一点请常自得重新上任。

刘贵安已经从常自得那里摸到了底数，心里边有了主见，当然不会再去做那种没有把握讨好，反而十有八九要找个没趣的事儿了。那天中午，老伴从街上回来，告诉刘贵安：大队党支部书记亲自来百花川蹲点，要抓一抓建设领导班子的事。刘贵安心里就想：支部书记是个干工作认真、坚决，又能走群众路线的人，他要是来拉我出去当调解人，是不好推脱的，去了又

难办成事，卷在里面活受罪；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干脆，躲一躲浪头，以后看看风向水势再说。

他没跟对劲的人打个招呼，也没跟小组长请个假，就不声不响地到库北的二闺女家住了三天。这样一来，百花川事态发展变化的消息，跟他完全断绝了。那么大的事情搁在家里，一点都不摸头脑，他实在闷得慌；左思右想越发不踏实，就起个大早，饭也没吃，又急急忙忙地转回百花川。他拐过山脚，走到村边，听见梨树行子里传出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。他想，先别忙着进村，得找个人打听打听，那件事情在这几天里头，到底走到了哪一步，自己好有个准备，免得有人硬拉他出面当调停人，不好开口说话。他停住步，透过繁密的树枝朝里一看，不由得打了个楞。

树行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，正是他挂在心上的队长常自得。

刘贵安怪纳闷：这样的季节，除了小孩子，哪有成年人干这种营生的呢？

常自得正在树行里的垄沟和背风的小坎上搂树叶子。他一发现刘贵安的身影，就连忙提着竹筛子，跨着大步迎到路边上。

刘贵安也迎上一步，上下打量常自得，一时竟不知道说啥话好了。

常自得的神色很不好看，脸上发黄，眼光暗淡；看样子心不顺气，上了火，脖梗子上刮了两条紫红的血印子。他左右看了看，小声招呼：“五爷，过这边来，我跟您说几句话。”

刘贵安赶紧答应，一边跟着常自得往树行里走，一边心里嘀咕，试探地问：“你还有闲功夫搂树叶子？”

常自得说：“我等着您……啊，没事儿干，搂点喂羊。”

刘贵安又问：“大队书记走了吗？”

常自得咬咬牙回答说：“他们的任务完成了，还不走等啥？您知道吗？他们把我彻底地整下台了！”

“啊，不会吧？”

“真的，都选了新队长啦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杨国珍。”

“是从哪个队里调来的？”

“不。就是刘汉的媳妇。”

“她呀？女的？哦，她倒也是个党员。”

“唉，这一回咱百花川可真要散摊、塌架了！”

刘贵安的胸口嘭嘭乱跳。事态发展到这一步，又得出这样一个结果，实在太突然，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。他非常愤怒地想，这是谁出的馊主意？就算常自得一口咬定不再当队长，就算在百花川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接手，也不该拉一个妇女充数儿呀！

“真叫奇怪，凭啥看重这么一个人呢？”

“您离开村以后才露馅，闹半天，百花川这场乱子，是杨国珍给挑起来的！”

“她有那么大能耐？”

“真的。您记得吧，过去两年闹得那么厉害，只是会上说说，没有往墙上刷过我；今年一下子出来那么多的大字报，头一张，骂我骂得最凶的那一张，就是她带头写的！”

刘贵安烦乱地掏出烟袋，装着烟末子，回想起发生在半个月前的那件让他特别恼火的事情。那一次，头天晚上开总结会，常武、秀莲这一伙青年，猛劲地朝队长常自得开炮，逼得